

小说旁边的黄河

上飞机时,最沉重的行李是一本
小说

她把我带到黄河岸边——
在小说《玛格丽特小镇》里
活着一百个玛格丽特
我是最后的呢喃
像云朵滋生,落在黄河的胳膊上
我们从天而降。
阳刚气十足的沙土间才有了人的哀
伤啊

尽情流泪吧,小说与黄河的时光里
我看见半片似龙的羽鳞
迅猛地抖动,单调而又轻薄
我和玛格丽特们原地堆坐
同时想起,将要入住的便捷酒店
和那酒店悬空的吊灯的枝形
那每一枝光都改变着
在门柱上奋力攀爬的龙以及龙的
影子

小说家和翻译家忍不住地哭了
此前,她们俩没听到过黄河的声息
加·泽文和李玉瑶
她们俩和我一起变成了摇篮旁的小
母亲
轻轻拍打着沙土间的水
那些趴着的水,那些以虚待实的水。
不知道可以问问谁啊
遗言变成悼词究竟需要多少时日

日复一日。而我只能推开昨天
越来越远地注目一本小说旁边的
黄河

水流

独尊世界。奔腾的不止
形如无形的蜿蜒
穿过大象之象
停在小船边,你寒暄于相逢

一瞥间,距今已久的道别
留给泥土捧着
泥土的气力滚滚而来
出入人的生死
令你这条状的身体漂泊
瘦而浮肿着

再往东去,神祇的歌
有时是一个警钟幽长的尾音
动听,但会死去
而非消失。与你的清白同样

这水流,你这水流的名声
不幸被哑然选中
于是嘶鸣着地前行
把缺陷淹没。机敏而又勇敢
纵身飞跃在泥土之中
哪怕它的疼已深重

有回首的时候——因为回首
获得了俱足的延伸

杂记黄河 (组诗)

肖黛

耸立的荣耀

卡日曲,黄河的正源
经由都市之手描绘……呵呵。
这致命的鼓噪
使得一只羊的秘密死亡
失去了深重的美感

余得蚀刻画在圆卵石上的光芒
独照牧羊姑娘
她却无意并肩于大多数人
而结束了因为慵懒的梳妆
她的身体红彤彤一片

她的颈项摇动着高原残阳的荣耀
在千里万里之外的耸立
但都市永远不会发现少了一只羊。
在多彩而又剔透的灯光中
少了一只羊——
则是远方瞬间尽失的唯一原因。
这样的远方谁人将涉足?

黄河正源:卡日曲在水里的沉浸
呵呵,耸立呵,在千里万里之外

艄公歌谣

一整天摇桨
艄公喘着劳累的气儿
等雨滴子落地
合着气喘的声。
得把它捡起来——艄公说

再说,被扔在河滩的目光
也有他艄公的紫青色。
就喘啊喘,像一条船
只要靠上岸
四面不来风

片刻后,朝着过往的炊烟
艄公摆了摆他的手。
他大口大口的粗气
竟像晚风,吹来了女人们
用力搀扶的歌谣

在渡口

告诉我,什么时候可到达彼岸
前方被什么弥漫了?
在渡口,水流的牙齿
会不会很快将我咀嚼得粉碎?

微风起动。船舷是一道光
就囚禁于此了?

原地打转的岁月

浮起陀螺——使得我倍觉辛酸
一面掉进往事的镜子
映照船下的水和水上船

混沌中的快意啊
相当于身在月亮里高声歌唱圆满

虚无包围我
只有停顿。我急需方向
就像急需一枚戒指
好把自己交给无名指的幸福

告诉我怎么样才能熬过扶风的
远行?
告诉我陆地上的眼睛瑟索
会怎么样的将我从里到外地望穿?

地图上的黄河

细读黄河在地图上的某一段章节
我没有良医的地方有很多病患
我正在生病的地方找不到良医

其中之一,或者是我。从来以为
健康是春季的到来和秋天的别去
不至于病入膏肓
也就是不到病死前
或者什么也觉不着
因此我靠近黄河边的每一个生
活场。

但见太阳光令两岸流金
而没有人喊疼
没有人问我意欲如何
没有人……更没有人
像我这般的叫苦连连
只剩下被我深刻羡慕的幸运者
了么?

我的确有痛感迟滞的朋友:
不怕悬高,不怕生猛,不怕血迹
也决不怕肉体所要接受的长期刺扎
他们却偏偏怕极了突发的黑暗
怕流金时候的盲目
果然像极了死到临头。

用地图合拢某一段章节的黄河
我算是个长久的患者找不到良医?
我算是个没有良医的辽阔的地方?

写意

吟一行双调南歌子——
回廊水润夜,灵空竹动峰

这时候,吠声中的烛火熄灭
几个类同身形的影子

代表我爱着的人:
我躲藏的地方是你们的怀抱
它叫做遗址
曾被璀璨的阳光开垦

而现在只被衰老的雨季
无力地抚摸着
那么我就相像于无数了——我成群
结伴
所以我也渐渐沥沥。

但我还是为满庭残叶的身份感到
惭愧
独立设计这绛紫色
演化为的黑黝黝的夜晚
前提是回到在醉倒的初冬
访问富有的寂寞
也访问记述的贫穷

我便是你们高低参差中的迹象
你们的怀抱更应该是我不尽的遐
思区
慷慨的美。这就是长久的宁静
划过我伏在热土上的寒冷了么。

新绿挡在我登陆的地方
躲藏在你们的怀抱,没有百年风情
写意画的全貌通过一孔之见
也坦坦荡荡地飘扬。漂过来了
遍地不谙世事的公主
还有顾及着山鸟
是否起飞的青年农民
让失去向导的路途缩头缩脑。
像这样的孤独的陈旧
使我有了一种乡愁似的习惯

转向烧酒杯里的肥满
满间,有南国水气漫来
顿觉我占领的是对大世界的阅读。
老柴草同样喷香
无所谓黄河在哪里

母亲河

黄河呵,你被流淌的语言
称做了母亲
多年的思路是不是已然动弹不
得了?
如是小女人
在万物风情的角落黯然失神。
是的,一条大河无数个岸。
你黄河已不可高迢于自由的弯曲。
尽管拥有无数生养的经历
只是不知道总滴着血
像要分娩致死的时候
像干干净净的小女人
用悲惨的故事说话。

而聆听着的人
已经把你昨天的流淌徐徐挽往身后

你是一部分,是一个原本,是自然
你母亲的劳累是跟踪着岁月的不易

遗忘

想起洛神的传说
就想起补缀在河堤上的树
想起了一些叹息
它们死了
在年轻得厉害时
是天折,像河堤上的树
年年植栽
度日却如叹息的一年又一年
遗憾呵,孩子们也都没长大
从那时,一直到如今

这便是现状的河水了
漂过好几个省境的凸凹
让消息都从远方来
悄声的,方言的,含混不清的
但都不说起洛神了

协奏

我在一切能够做梦的地带
都遇见了你的伤痕:
无意开罪你
然而,伤痕确实不是衣襟上的锦绣。

我面带微笑。
如此这般地说出实话
很难,很难,像伸出自由自在的手臂
月亮仍然不可触摸。
所以必须接受事实:
它无力呵护或者解说爱恨交织的
人间
不信,你就问问还不太幽远的李白
如果从酩酊中醒过来
他会明晰地告诉你——
你黄河的水,也决非自长天而来。

仅仅来自高原。羞涩的滑翔
是顺势而已的坠落
从粗浅到犹疑的陈列
一路遭受风雨的鞭挞

我面带微笑。
行色匆匆时,也深怕受伤
想象着感到了你的疼痛
依旧不屈不挠地奔向开阔的出口
我便垂首。情愿离开我自己
面壁于犹存的古老
比如一行杂诗上的晚风
比如一排排宫墙
然后抬起头——为了扑至前胸的
刀剑
闪入别处的避难所

些许年头过去。你还是被我梦见
即使伤痕累累也不将陨灭
和我一样,只会微笑
甚至笑不露齿

泥土谣

孔占伟

告别农田之后
我时常也能听到土地的
歌唱,时隐时现

很多次
为了听得欢欣鼓舞
我不得不一次次深入其中
让我的灵魂接近土地的脉络

从乡下回来
脚上就沾满了泥土
擦拭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久
难度也在不断加大
在不断的反复和努力下
才能勉强清除了表面上的
部分,渗透到鞋子里面的
用肉眼看不到的
长在鞋底上的隐忍

用一生都清洗不了了

时间过的很快
从乡下农村出来
在城镇的洋房里
转眼之间就淡忘了土地的味道,
让心灵温暖的方式
依然不多。还是让泥土进
来吧

不论从脚上、腿上还是身上
统统沾满泥土的芬芳
有了泥土
就有了根脉的绵延
有了泥土
我们尽情同所有的成长媲美
有了泥土
我们的身心才能
一边愉悦

一边吮吸阳光

假如你已成为风景

影响力
饱满又精湛
思绪在不远处巅倒黑白

风景要成为画面
花朵高过季节的云朵
大山深处
通道真正成为公路
因为走的人多了

闻着花香
奔波
我在借用流传的俗语
花美不怕路途远

山里的农民
把朴拙种植成花朵
把花朵抚育成日子
把日子料理成光景
把光景修剪成风景
在画中游览
在花中生活

借我灯光

说到灯光,心域一片光芒
说到借用,生活也不再暗淡
或许,用心举起的灯火
想阻挡时间走过
阻挡溪水的流动
小小的光芒
表达了一种向善的
行动。思绪不能停下来

被风儿带走的
那些飘落的殇
在哪儿安身?
我知道
我该借助某种神灯
理顺源远里的金光
灯光里的人间
还有万物的生长

